

# 小克專訪：我如今寫這些歌都是寫到兩行眼淚

小克以前每回返港，執著於從日常證明它的不變，但如今他逐漸明白「只有變化才是真相」。



霧春雨，霏霏灑下，在攝影師示意下小克走上文化中心外一處斜坡，兩側樹木旁出的枝桠又添新綠，春意夾道。小克雙手插兜，微側身，凝神思考著什麼。直到轉場時，他才帶著淺笑走來，語氣篤定：「我想是宇宙。」

乍聽之下有些摸不著頭腦，稍一愣神才恍然他在回答此前的一個問題：你寫歌通常從何處得來靈感？

對宇宙之著迷，無論在他過往所作的漫畫中，抑或在填詞時，皆滿溢而出，這些作品看似搞怪，實則雜糅禪意與哲理、科學理論與人生定律，最終指向萬物起始。

甚至，為弄清楚「宇宙的真相」，2016年小克與朋友相約踏上秘魯之旅，到亞馬遜森林「飲茶」（死藤水）。那十天的療程令他意覺生死，四肢麻木，意識卻清明，他回憶那種感覺像是一個人人在冰天雪地裡緩慢行走，世間的執念、記憶逐漸隱退，然後他走進一間溫暖的房間，眼前盡是色彩斑斕的曼陀羅，一種此處是吾家的歸屬感頃刻籠罩心頭。另眼看自己，小克反倒成了人生舞台上的一個角色，填詞，作畫，在不同境遇裏體悟人生百味。莊生曉夢迷蝴蝶，他在那夢幻泡影中找到了新的生存之道：倘若人生真是夢一場，何不將這夢「發得更靚一些」？

更靚一些的意思是，他已經獲得了足夠的勇氣，打算從今往後輕鬆上陣，跨界或惡搞，總之率性而為，玩得開心就好。





## 一次閒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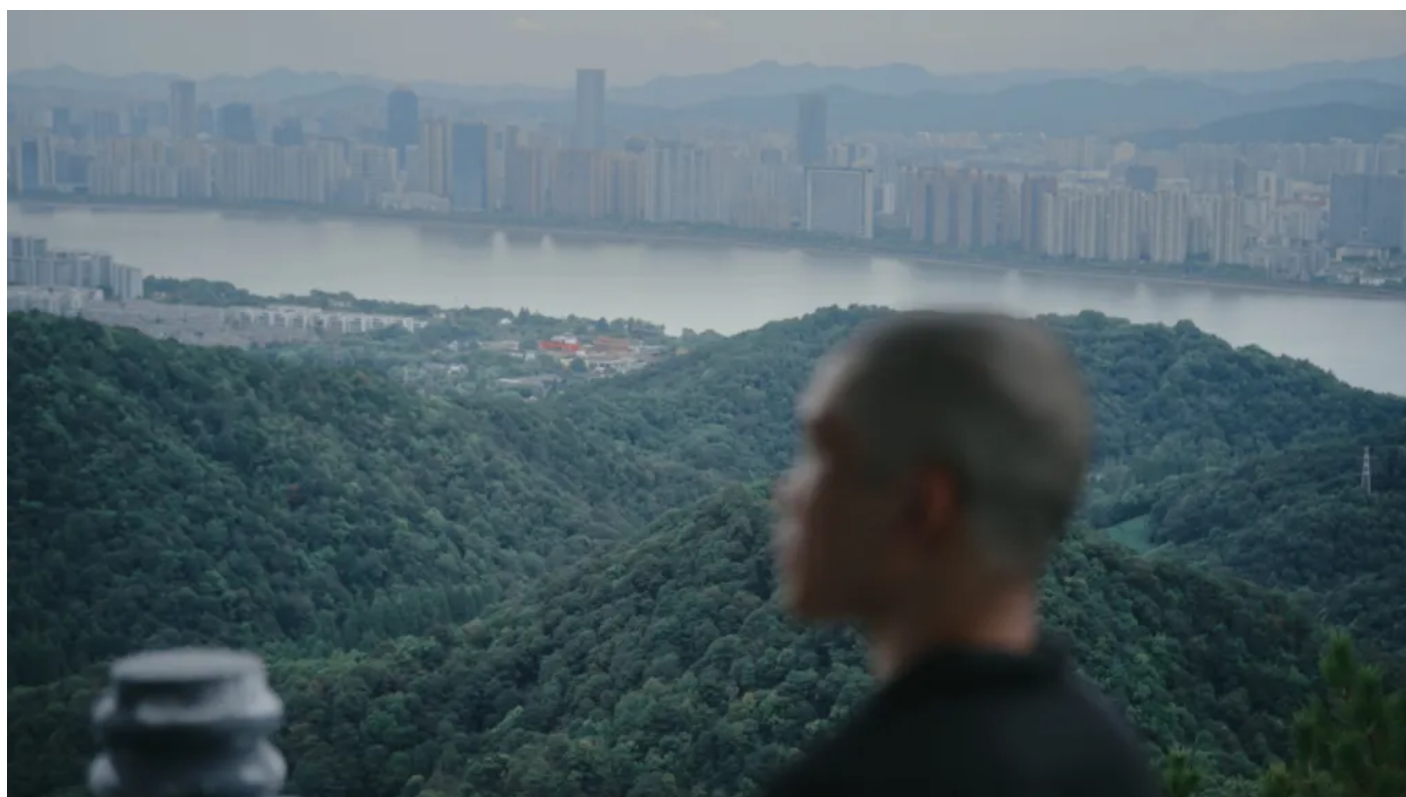
不久前，小克參演的紀錄片《鳳凰山下·詞》在香港國際電影節放映。映後交流會上，有觀眾問及主創團隊的創作初衷，導演祝新說是發現自己和過去生活的聯繫越來越弱，想要從更遠的千年光景裏去尋找意義。小克的回答卻簡單率性「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要拍什麼，正好我那段時間手頭工作不多，就當湊仔了。」

《鳳凰山下·詞》借由近千年前蘇軾曾寫下的一首宋詞《江城子》切入，記錄青年一代對歷史與故鄉的追尋與回憶，以似紀錄非紀錄的形式，呈現創作者對歷史與當下關係的戲劇性重構。該影片此前在第八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大放異彩，榮獲「青年評審榮譽」和「迷影選擇榮譽」。評委會點評，「雖是紀錄片，卻有勝似故事片的情節與人物魅力，影片原創且真誠，呈現了當代青年人迷茫但飽含熱情的面貌，具有可貴的當代性。」



這部紀錄片的靈感，源自小克與祝新的一次喝酒閒聊。認識小克前，祝新已對粵語歌痴迷多年，歌單從陳奕迅到麥浚龍應有盡有，也對填詞產生了濃厚興趣。小克與他聊填詞的技巧、粵語的九聲六調，也就順其自然談及與之一脈相承的宋詞。粵語歌多是先有旋律再填詞，創作是把文字放進聲音中的過程，而如今只留下詞牌名的宋詞，在當年同樣是一種「填詞」。

「粵語從古漢語流傳下來，保留了不少當時的語調、古字。」小克用粵語朗誦了一段《早發白帝城》來展示這一點，「朝辭白帝彩雲間，千里江陵一日還。」在普通話中是不押韻的，但用粵語讀來卻押韻。而宋詞流傳到廣東地區，歷經粵劇到流行曲的演變，大浪淘沙，依舊曆久彌新、久唱不衰。聽著粵語流行歌長大的小克，一直很想順著這條脈絡往前爬梳，透過剖析音韻轉承、對典故抽絲剝繭，以及捕捉時代更迭中的細微差別，無限貼近千年前被唱出來的宋詞。



意外地，祝新被小克的朗誦吸引，促使他思考這其中的演變與他的生活有什麼關聯，——也令他萌生出新的創意。他同樣想透過詞這一媒介追尋起點，但與小克稍有不同的是，他著眼於在對故鄉杭州的歷史回溯裏，審視當下生活，以回應人與人、人與城市的關係。

那時小克從香港移居杭州多年，仍然對這座城市有點陌生，本就寡言的他習慣了深居簡出，祝新是他在杭州認識的第一個朋友。所以某種程度上看，對於祝新在當下生活裏的孤獨和無所適從，小克很能夠感同身受。

在此之前，該拍攝項目一波三折，最初的構想是在香港拍攝，從小克與其他填詞人共同創作一首情歌切入，勾勒這個時代下香港填詞人群像，但疫情令計劃擱置。祝新還想過拍劇情片，連故事大綱都寫好了，講的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一位香港歌姬與經理人之間的故事。把劇本拿來問小克意見，「我說你不要拍這個，很難做資料收集，而且要做出那個年代的景很貴。」小克想了想，半開玩笑道，「不如你再跳遠一點，乾脆跳回一千年前。」

兩人一拍即合，但對於接下來要拍什麼、怎麼拍，其實全無頭緒。「我們沒有任何劇本，很多方案都是聊出來的，很多鏡頭都是拍住先，見步行步。」比如很多人好奇，茫茫「詞」海，為何最終選定蘇軾《江城子》？

找到蘇軾的詞非常偶然。由於杭州並非原本的計劃拍攝地，所以毫無頭緒的兩人常在家周圍走走看看。小克與祝新都住在杭州蕭山，查閱資料時偶然發現蘇軾那首詞中所描繪的鳳凰山，與兩人的家僅一江之隔。據考證，蘇軾第一次來杭州時，就住在鳳凰山上。這讓他們產生了無限遐想，想像蘇軾乘船沿錢塘江抵達杭州，這座山環水繞、雲抱煙擁的城讓他一時忘記內心煩憂，有時他與友人於西湖泛舟飲酒，寄情於綠水青山；有時游罷西湖，捨舟登岸，一人往山中去了。



「詞是什麼？」

在蘇軾眾多詩詞中，這首《江城子》並不是特別有名，它只是記錄了蘇軾對杭州的初印象。但小克和祝新都認為，如果從這個點開始，或許就能夠觸達一個曾經的世界，或者說一段非常稀薄的歷史。「很多詞只是描述了一個景致，但《江城子》有視覺上某種俯瞰的格局，很適合一些去展現探尋的過程。」

影片中，攝制團隊借助在當代都市中尋找對應坐標，去想象古人眼中創作時所見的意境。再經由古漢語和民族音樂專家對音律的考證，將詞在音樂聽覺的維度上還原出來，一切似乎真的有跡可循。小克想，透過詞喚起音樂的過程，或許也能喚起一些別的什麼。

正是一次次圍繞「詞是什麼？」的討論碰撞出的火花，令紀錄片貫穿始末的脈絡逐漸清晰，而不同場景的變換和組接均在還原詞與生活的關係。「在個人，詞是抒發感受的途徑；在工作，詞是把抽象的音符具象化從而把感受再度抽象化的工具；在歷史，詞是經歷千年語言經驗而得出的美學規矩和執著。」這是小克得出的答案。

影片的中後段，記錄的介質從數碼變成一旦按下拍攝鍵就不可逆的膠片，兩位演員扮作蘇軾與友人張先，在西湖上泛舟同游，吟誦著經過多方考證的古音發音的《江城子》。物理的膠卷在轉動，湖上雨後初晴，遠處箏聲哀婉，白鷺低飛而過。小克覺得，那一刻最接近詞的意境，千年的變化也沒有那麼大。

## 離地亦可詩意

小克記憶裏最早對古詩詞有些真切印象，還是在小學。

「我當年在灣仔軒尼詩道官立小學念下午校，12點半上學、下午6點半放學，每天放學前半小時叫家課節，其實就是結束所有課堂之後的自由時間，給你做功課。」小克記得，班主任每天都會利用那半小時在黑板上寫一首詩，從王維的《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》，到李白的《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》，乃至後來他朗誦給祝新聽的《早發白帝城》，都是在那時學的。

當年小克不過十一二歲，並不懂太多深奧的寫作技巧，只是簡單記住了什麼叫押韻、每首詩的第三句可以不用押韻；更不會想到30年後會成為一位填詞人，「我中文一點也不好，會考好像只有C。」他只是看著黑板上清秀字跡，漫無邊際地想像著「兩岸的馬騮跑來跑去、叫來叫去」，一葉輕舟順流而下轉眼間消失在萬重山間，覺得那場景很有趣。





多年後，小克提筆填詞，那些曾令他著迷的意境、詩句隨旋律從筆尖輕盈地流瀉而出，如此自然，他才後知後覺，原來當年知識早就入腦了，或許潛移默化間亦影響了他的人生走向，指引著他走到今日。

例如為歌手張繼聰填詞的近作《半江紅》，便被小克視作岳飛《滿江紅》的惡搞版。這首歌是中快板節奏的藍調搖滾風格，「去年收到melody，我問寫什麼？他說還是那些，電單車、麻甩佬、熱血。他很喜歡那些。我們已經合作到briefing只需要兩三句就明白了，我說交給我吧。」小克聽著旋律，將那些關鍵詞拼湊在一起，突發奇想，麻甩又熱血，不如寫「愛國」。

他哼唱起副歌的「唏唏唏唏！」四連音，後接dadadada、dadadada。他和著旋律拈來一句「怒髮衝冠」，「我聽第一次時就知道，這個位置一定是‘怒髮衝冠’。」當年在課堂聽老師講解這首詞時小克就覺得「怒髮衝冠」很漫畫、很熱血，也因此印象極深。再順勢唱下去「瀟瀟雨歇」、「空悲切切」，等將這幾句詞悉數入歌他才開始想主題，「一個中佬開著電單車一腔熱血，覺得自己很型，突然岳飛上身，開始背誦《滿江紅》，但又是半桶水，只會一點點，所以歌名叫《半江紅》。」想到這，下一句歌詞「唔系太記得」順理成章地接了下去。小克笑道，他原本還想將「笑談渴飲匈奴血」這句也放進歌詞中，最後因沒有合適的位置才作罷。



但博得聽眾一笑之後，小克自知，如今這份幽默搞怪亦顯得老派，他與好友梁栢堅聊天時常感慨，我們可能是最後一代還會用典故、還會押韻的填詞人了。他為此覺得可惜，也在想還能否在偶爾的惡搞裏讓老派變得新潮，以此延續詩詞在粵語歌中的傳承。小克床頭常年擺著一本《唐詩宋詞三百



首》，不時翻閱，他仍源源不斷從中汲取養分。詩詞之美委婉含蓄，以輕靈細緻的筆觸，寫美人遲暮、春花易落、好夢頻驚、理想成空。精簡之余，詞人內在情思所構建的意境更令人嘆為觀止。

蘇軾的《水調歌頭》便是個例子，「轉朱閣，低綺戶，照無眠。多厲害，這九個字、三個鏡頭，既有蒙太奇風格，又可以感覺到一種思念親人的無奈、傷心。」李白月下獨酌，「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」，寂寥又不失曠達浪漫的生命情調。

這般詩意穿過悠悠歲月，被一代又一代粵語流行曲很好地承接。尤其是七八十年代湧現出一批大師級填詞人，「比如盧國沾、黃霑、鄭國江等，他們舊學根基相當強，隨時引經據典，用大自然意象抒情、用月亮談兄弟情。」他們詞風或波瀾壯闊、或倜儻不羈、或痴痴夢幻、或雄渾激蕩。「風中柳絲舒懶腰，幾點絮飛飄呀飄，誰能力抗勁風，為何梁木折腰，柳絮卻可輕卸掉，於世上，也知顛沛沒能料。」小克不由地輕哼了一段《太極張三丰》，連連贊嘆寫得太好。「現在很多填詞人都不會用‘顛沛’了，覺得很老土，甚至可能新一代都不懂什麼意思。」

「所以你問我，我們如今重新談論宋詞有什麼意義，我想第一個就是學好中文。」在小克看來，粵語歌詞所講究的工整、押韻、平仄，以及混雜文言、官話白話的三及第，皆是文化延綿的精髓。

「它是一種獨立存在的語言體裁，寫歌的人不會這樣說話，聽的人也不會這樣說話，但是唱出來又覺得很自然，但你試試隨便找一首情歌歌詞讀出來，很怪、很肉麻。」這是一套香港人特有的寫詞方式。

但這種特有經歷過風光之後出現疲態，千禧年後樂壇歌手、填詞人、作曲人更新換代，近十年在社會不確定氛圍下，世代口味轉變日益明顯，趨向虛無主義、治癒系，「這幾年香港發生很多事情，這未必關社會事，可能是成長中對生命太脆弱的感觸，或者對香港變化的感慨。」另一邊，有人繼續失戀唱情歌，也有人藉歌曲探討社會現象，或「像我這樣離離地地」痴迷宗教哲學和宇宙。



往日的亭台樓閣逐漸消散，小克固然遺憾，但卻也無法認同網絡上唱衰粵語歌之言論。他相信時代更迭，總會有新的潮流，而每個年代最終都會找到屬於自己的音樂，在這背後，是一群努力將粵語歌推向多元、努力表達自我的樂壇工作者。相比起情歌當道的八九十年代，如今的百花齊放何嘗不是另一個「黃金歲月」。

「就像你逛一家書店，如果賣得都是愛情小說，自然越逛越沒趣味，但如果賣的書品種五花八門，那不是更好逛嗎？我覺得現在很好，Edan繼續唱情歌，Jer就繼續唱一些離離地地的東西，還有其他歌手，都有自己的想法，很清楚自己想表達什麼，就讓他們這樣繼續唱下去。」小克說著忽然來了靈感，他想日後定要寫首歌來反駁這些論調，為那些兢兢業業的樂壇工作者抱不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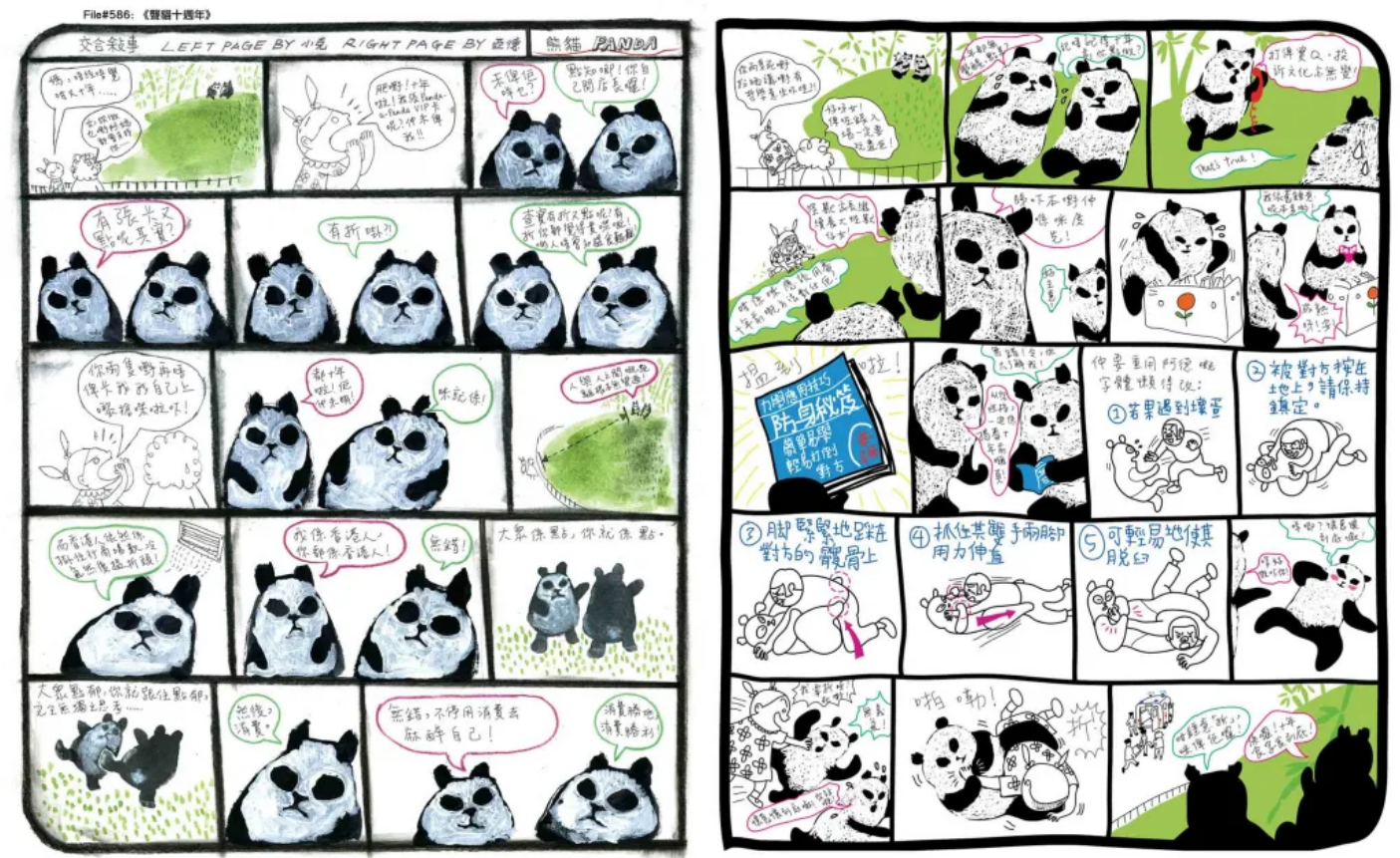
## 留白



小克很少會有一種緊迫感，大多時候他都是以一種「佛系」心態經過了人生中很多個重要岔路口，也誤打誤撞地完成了自我修煉。

比如，從四五歲起，小克便喜歡躲在自己的世界裏畫畫，臨摹加菲貓，用線條構建他所理解的世界，至於為什麼喜歡，他沒有太多概念。後來升入中學、大學，既然家人沒有反對，他就繼續畫下去，順理成章入讀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。

小克記得，大學期間老師佈置了一門功課：找一件會動的東西，對著它畫10天，以呈現那種動態。有同學坐在巴士站畫車輪，也有同學畫飯堂裏來往吃飯的人，小克不想出門，就從貓身上捉了一隻蝨，養在菲林筒內，每日用放大鏡觀察。他要到後期才明白老師的深意，是要鍛鍊他們的耐性、讓他學會觀察，「有觀察才会有之後的聯想。」這讓小克養成習慣，他穿梭於全港十八區，觀察、寫生，一筆一畫，將城市面貌、人情世態刻畫得淋漓盡致。



2015 7      Touch 1052      File#586

所以多年後充滿本土風格的成名作「聾貓」漫畫、《偽科學鑒證》等爆紅，藉爛gag笑中有淚地道出生活的壓力與無奈、平凡人生的情感變幻，反思當下生活意義，皆是經過長久訓練後的厚積薄發。

又比如，大學畢業後，人人都為前途奔走、迷茫，小克從未猶疑過是否應該走上創作——之路，就已經被命運之手推著朝前走。他因畢業作品獲得夏永康賞識，介紹給了導演王家衛。

「我的畢業作品是做動畫，他（王家衛）也想做動畫，我就幫他構思了一些故事，想著想著他突然說要開拍《2046》了，於是這兩件事就同步進行，我也會幫他想一些《2046》的故事、場景，或者畫一些concept art。我參與的是很前期的工作，最初《2046》在泰國拍攝的時候，我也在。但拍了不久他又突然轉去開拍《花樣年華》，我就退出了。」關於這段經歷，小克在過往多次訪問中都會提及，王家衛對他最大的影響就是不要被框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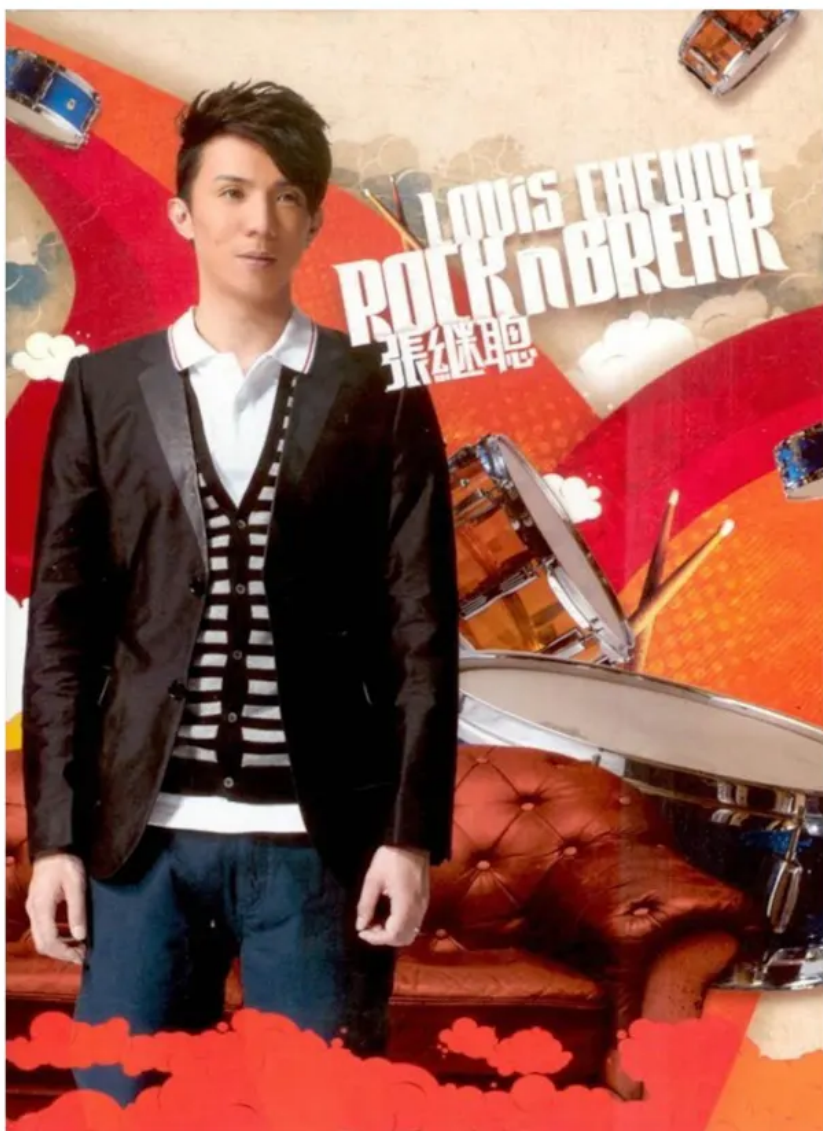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「他的創作是無框的，所以才會一套戲拍五年。任何事情他都會說：‘得，點解唔得？’這是他的口頭禪。」因為任何一個否定都會抹殺很多創意的可能性。小克將這種哲學從創作套用到生活中，發現很多難題迎刃而解，比如因為結婚而從香港移居杭州，到異鄉後才開啓粵語歌填詞事業，「很多人會想這行嗎？」小克卻說「點解唔得？」

陡然調轉方向從漫畫跨界到填詞，源於2008年春天小克與歌手謝安琪的一次邂逅。「當時中電舉辦了一場畫畫比賽，一共四個評委，我是其中一個，竟然還有謝安琪。我就拿碟給她簽名，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做這種事，然後很緊張地送了兩本書給她。」那兩本漫畫謝安琪不知有沒有看，但她先生張繼聰一定看了，因為翌日小克就接到他的電話，說不如給你首歌試一下。於是就誕生了《花生》和《一手舞曲》。





2008

Rock N Break

旁人看來跨度之大，小克覺得不過換一種創作形式，說到底「都是情感的抒發，帶出一些 message」。唯一特別之處在於填詞需要逆向思維，「通常先寫副歌，就像一本小說先寫完高潮時，之後才反過來想前後文、每一句韻腳。這很有趣，因為畫漫畫不可能倒過來畫，一定是一格格的。」

到這裏為止，人生方向大致塵埃落定，小克才姍姍來遲迎來生命裏決定性的時刻。

2016年前後，他陷入人生低谷，漫畫專欄因雜誌結業而告終，在香港售賣作品的小店關門了，好像人生各方面同時出現問題，他在情緒泥沼裏掙扎、憤懣，也自暴自棄。這促使他踏上秘魯啓靈藥之旅，體驗「死藤水」，「現在回想起來是非常大的膽量。那時我想reboot自己，讓很多事情重新來過。」

「死藤水」源自亞馬遜薩滿傳統，其主要配方是稀有的亞馬遜植物死藤水(Banisteriopsis Caapi) 和查庫那葉子 (Psychotria Viridis)。很多人相信，「死藤水」能透過刺激松果體開啓「第三眼」，讓靈魂短暫進入第九維度與高等存有對話。

小克在亞馬遜森林待了十晚，每晚一杯「死藤水」下肚，那是反復模擬死亡的時刻。「大約十幾分鐘後就開始進入狀態，從腳尖、手指尖開始，到全身逐漸失去知覺，但意識是清醒的，你能感覺到自己還在這裡。」森林裏的蟬噪蛙鳴、風聲鳥聲都在此刻被無限放大，時間的概念變得薄弱。小克眼前之景晚晚都不同，有時是漫天旋轉的曼陀羅，有時只是光點交織著線條，有時他只是一味地傻笑，有時他又整晚痛哭。

在那狀態裏，記憶也變得模糊，要你將窮其一生所追求的執念逐一放下，「我記得我第一個放下的是名和利，因為真正的快樂不在那裡。放下之後，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，就是回家了，從前那些才是幻想。」有一晚，他看到一架無限長的火車駛過來，再仔細一看，原來是由一隻擁有美麗斑紋的雀仔幻化而成。它拔出一根羽毛給小克看，那上面事無巨細地記載了一個人累世至此的因果命



運，七情六慾被精準地安插其中，「像寫好的劇本一樣，30歲你遇到一個人要體驗這種情緒，到40歲遇到另一個人就是另一種情緒。」他問雀仔，為何你一直在動，從哪裡獲得能量？雀仔答他，愛是能量。

從森林走出來後，小克感到一身輕鬆，「當你確認人生只是一場夢，一部體驗七情六欲的劇本，那做什麼、想怎麼樣都可以了，你甚至可以把人生當作遊戲一樣去玩，但要找到自己的軸心，比如我的原則怎麼玩都好，不要傷害別人。」這段經歷影響了他的價值觀，他比以往更落力地敞開自己，心懷倏然開闊，容許幾個人和一些傷懷無傷大雅地游走其間。

呈現到創作中，《是但求其愛》、《砂之器》、《我也難過的》、《二十五圓舞曲》，小克漸入佳境，擺脫虛偽的堆砌，不為技法賣弄，而是完全坦露心跡，「我如今寫這些歌都是寫到兩行眼淚。」



眼前他一身深色衣褲，灰白頭髮，從容行坐。人到中年，「玩性」已過，卸下偏執，他近來總是不自覺地哼起林夕寫的那首《留白》，採菊東籬下，他正無限接近那種「悠然見南山」的心境。

小克以前每回返港，都選擇住在自小長大的灣仔，執著於從日常證明它的不變，但如今，他逐漸明白「只有變化才是真相」。偶爾他還是會夢見童年的修頓球場，及雨後空氣中散發的氣味。夢醒之後他不再急切地抓住那些感受，他說人愈大愈無所謂了，什麼感受都會變化，只是閃爍了一下的火花。